

楔子 聰明的孩子

靜夜中，一棟位於偏遠山林的廢棄屋子裡，銀白月光從唯一的鐵窗灑入，空氣中透著一股陳年霉味，隱隱可看出幾名稚齡男童女童或坐或躺，呈昏睡狀態。

陰暗一角，小小人兒童依瑾卻是清醒的，她也是唯一一個手腳未被綑綁的孩童，此時的她不似白日裡與人販子說話的天真，黑白分明的眼眸裡有著超齡的沉靜。驀地，一個身影似毛毛蟲緩緩挪移到她身邊，她抬起頭，適應黑暗的眼睛很快就知道靠過來的是另一個被綁的男孩。

他是人販子抓來的孩童中，年紀最大，長相最好的，應該有八、九歲，濃眉大眼、懸膽鼻、菱形唇，想來長大之後肯定是個萬人迷。

她覺得自己跟他一定是被綁來的孩子中最聰明的，因為他們一天只有一顆饅頭跟水，在其他孩子像餓死鬼嗑完饅頭喝水時，他只吃三分之一，等餓的時候再吃一半，隨時保持著清楚的意識，不過要是綁匪過來了，他就會裝出昏沉虛弱的樣子。

「妳考慮的怎麼樣？」男孩壓低的聲音略帶沙啞，打斷她的思緒。

她眨了眨眼，沒說話。

「只要妳幫忙我逃出去，我一定會回來救妳，還有其他人。」男孩出言承諾，被抓來這麼多天，他很清楚，眼下這看起來可能不到四歲的女童是他唯一逃離的希望。

童依瑾想翻白眼，將兩隻骨瘦如柴的小手一攤，「你太看得起我了，就算解了你身上的繩子，你也逃不出去。」奶聲奶氣的聲音，連她自己都嫌棄。

「不，妳一定能幫我。」

他語氣很堅定，其他孩童面對那幾個兇神惡煞的綁匪時不是害怕顫抖，就是不斷哭泣哀求回家，可她卻仰高頭，沒求饒沒害怕，只跟綁匪交涉不要綑綁她——

「小人是個乞兒，平常沿街乞討，老是有一頓沒一頓，瘦巴巴，年紀又小，沒人肯雇工，各位大人要真能把小人給賣了，小人還要感謝呢。」

當時，她一張小臉髒兮兮，身上發臭、衣服破爛，一雙像黑葡萄的眼睛卻亮澄澄，充滿著感激與期待。

這話逗得那些高大兇狠的人販子哄堂大笑。

「那妳這娃兒走運了，若不是我們要交的貨少一個，可不會臨時抓妳這個小乞丐充數。」一名人販子笑說。

「那就是小人跟你們這些大人有緣，小人給你們磕頭了，小人的未來就麻煩各位大人了。」說著，她煞有其事的跪下磕頭，惹得那些人販子又是哈哈大笑。

「妳這些話是去哪裡學的？說話這麼逗。」另一名人販子好奇笑問。

「小人是學另一位老乞丐爺爺，他每次只要這麼一說，就有人朝他的破碗丟銅錢，小人就給他學來了。」

小傢伙說話奶聲奶氣，卻是有問有答，人販子還真的沒綑綁她了。

其實他也曾試著跟他們交涉，只要送他回家就贈予重金，但他們搖頭，還意有所指，「你這貨得賣得遠遠的，別想要逃，一旦起了那種心思，老子就先殺了你。」這話讓他明白，這次遇險是有人算計設局，不然他身邊一直有很多人護著，怎麼

會不聲不響地遭罪？等他再醒過來時，人已經在人販子手中了。看來他這條命早被人賣了，人販子要將他賣得遠遠的，是為了多得一筆收入，他也不得不暫時安分，但也是從那一天開始，他特別注意小傢伙。綁匪一天只餵他們一次饅頭跟水，但從不解開他們身上的繩子，為了不餓肚子，他們就得像狗一樣趴著以口就食喝水。

但小傢伙將饅頭讓給其他孩子，只喝水，由於她跟綁匪混的不錯，所以能自由進出屋子，見幾個綁匪吃肉喝酒，她就上前跪下，低頭乞討——

「大爺們行行好，小乞兒好久沒吃肉了，給個骨頭啃啃也行啊。」

綁匪若心情好，就真丟塊肉給她，落到地上髒了，她拍也沒拍就吃了下去；若綁匪心情不好，丟骨頭給她，她也啃得歡快，看她像隻小狗一樣，綁匪大笑出聲，又丟了塊肉賞她，所以沒吃饅頭她也不會餓著。

他也注意到，綁匪給她的肉她並沒有全吃，而是揣在胸口，當馬車行進時，她會佔據窗邊位置，讓陽光將肉曬成肉乾。

至於其他孩童，羨慕她的待遇卻沒膽學她，有人開口想請她幫忙或討要吃肉，她明快拒絕，「自己去跟那些大人們說啊，我也是靠自己，他們人很好的。」

看起來不到四歲的孩童，也不知道經歷多少磨難，竟成了這拍鬚溜馬的模樣。他們人很好？虧她說得出口。

從被綁至今已經過了十天，人販子將他們藏在馬車裡，一處一處的換地點，昨天更聽到他們說，再過三天就要坐船，一旦到了船上，他要逃就更難了。

他的目光掠過那些昏睡的孩童，再次壓低聲音請求。

「我幫你解開繩子有什麼用？你又沒功夫。」她低聲回他。

「妳有，綁匪們在等接手的船，這兩天我們都會被關在這裡，門是上鎖的，但他們會放妳出去取樂，也只有妳才有機會能拿到鑰匙。」

「我有功夫？」

「嗯，上一次，我們被關在一個山野村落，人販子閒得無聊，開口說要火烤小孩，試試味道好不好？就笑鬧著要抓妳。我見妳身形靈活的閃來閃去，還順手偷了其中一人的錢包，說自己學了偷竊的好功夫，留著多好用，吃了多可惜。」他當時就靠在窗邊看到了。

童依瑾懂了，難怪他對自己寄予厚望。那些綁匪天天逗她取樂，那一日心血來潮，架起火堆要烤她，她知道他們是開玩笑，但沒烤個全熟，也可能烤個二分或三分熟，生命太珍貴，她只能逃，還只能小範圍逃，若真逃開，那就死路一條。幾個大漢伸手抓她，她就像隻小泥鰍，滑不溜丟的閃，但那不算是武功，而是現代的柔道、空手道、跆拳道及格鬥，只是她人小沒力氣，半點攻擊力都沒有，只能彎腰扭身，甚至攀到他們身上俐落閃躲。

唉，她就是個悲摧的穿越人士，穿成小蘿利不說，還是個乞丐，至於原身的記憶半點也沒有，頂著二十五歲的靈魂住在這不知幾歲的小肉體裡，悲！

「妳先幫我逃離這裡，回家後，我一定找人來救妳，再幫妳找到妳的家人，若是找不到，我就是妳今生的家人，絕對不離不棄，若有違此誓，天打雷劈，不得好

死。」他發了毒誓。

黑暗中，童依瑾眨了眨眼，她知道這男孩看似狼狽，但衣著貴氣，身上也透著股富貴氣息，與其他孩童不同，家世顯然不錯，應該是長得太好看被抓來的。

她又想了想，穿到這古代，連自己是誰也不知道，而人販子也不知會將她賣到哪裡去，幫他似乎不壞，至少，吃香喝辣應該不愁。

思忖再三，她點頭了，「好，我幫你，但你承諾的事……」

「君子一言，駟馬難追。」

他們時間不多，夜深人靜是最好行動的時機。

童依瑾抬頭看了那大概有二百公分高的鐵窗，上頭只焊了兩根鐵條，空隙頗大，她瘦得皮包骨，要穿過去不難，那男孩約有一百二十公分，加上她的身高，再加上一把小凳，勉強能搆得到鐵窗，問題是，鐵窗後方有什麼能讓她安全落地的嗎？

第二日，趁著能離開屋子的機會，童依瑾刻意繞到後面，她一看就樂了，居然有好幾大捆的乾草堆堆在窗下，真是天助她也。

當夜晚來臨，其他孩童都沉睡後，她特別交代男孩待會兒要記得窗子下方墊一堆乾草，她從外面爬進來才不會摔疼。

朱禮堯希望她能一起走，但她卻搖了搖頭。

接下來，童依瑾站在他肩上，攀過鐵窗，小心的摔落在屋外的草堆上，趁著夜色遮掩，小心翼翼地溜到門口，見門上銹著大鎖，慶幸的是並未有人守門。

她白日時特別注意過，管鑰匙的大鬍子就睡在對面第二間屋子，她躡手躡腳地靠近，輕輕拉開窗戶，只見燭火下，大鬍子正呼呼大睡著，他負責保管的鑰匙就丟一邊的桌上。

她悄悄地從窗子爬進去，屏息往四周看了看，發現一塊丟在床邊的破毛巾，她拾起後將破布放到鑰匙上，輕輕包裹住便一把抓緊，以防弄出聲響，接著再次穿過窗戶，將窗戶關上，這才又溜回大屋子前，小心翼翼地打開大鎖，示意男孩快出來。

「跟我一起走？」他仍想勸她。

她搖頭，「等我一下。」

童依瑾將門鎖上，很快的將鑰匙放回原位，再度回來後，讓他站在屋後草堆上，她站在他肩上，攀著窗戶就要鑽進去時他突然輕聲喊了她。

她低頭看著月光下男孩那張俊俏的臉，聽著他說：「那些人販子不是善類，若是被他們發現是妳助了我？後果堪虞，還是跟我走吧。」

「我跟你走，會拖累你的。」何況這是密室失蹤，她有自信那些人販子不會想到是她搞的鬼，不過她不忘叮嚀，「你可一定要記得找人來救我。」

他知道他勸不走她，「好，一定。」他說。

她突然伸出小指頭，道：「打勾勾，騙人的下輩子當小豬崽。」

聞言，朱禮堯頓了一下，表情略微古怪，但還是舉高手，與她打勾勾。

月光下，她看到男孩袖口垂落，露出手腕內側一個似月牙的紅色胎記。

## 第一章 落難美少年

湛藍晴空下，大魏皇朝位居東北邊境的水滸城，一如往常的熱鬧喧囂，妓院、賭坊、酒樓客棧等各種店家林立，街道上的攤販更是無奇不有，有號稱上好的古玩、藏寶圖、珍珠寶石飾品、藥材、毒藥甚至解藥，當然也有出售活物，馬匹、五條腿的變種牛，或珍貴、或喊不出名稱的小動物待價而沽，也有接任務的殺手或刺客行走其中。

更有人販子在臨街大道上按著年齡，將男女老少關押在不同鐵籠裡販售，買家中意哪一個，人販子便將貨品帶出鐵籠，讓買家品頭論足後再行議價。

在這個被稱為「黑市天堂」的古城裡，沒有違不違法的交易問題，也沒有被禁售或管制的商品，這裡只有一套規則——自由買賣，不問東西來處或去處。

水滸城是大魏國土沒錯，但內行人都知，淘寶樓樓主江霽才是統治這座城的老大，傳聞他出身江湖草莽，曾是殺人如麻的惡霸，但也有另一傳聞，說他是某個王爺外室所出，因為見不得光，成長後習武，殺光那王爺一家共一百多條人命後再逃到這裡，建立自己的勢力，可真相如何，無從得知，亦無人證實。

但不可否認的是，他手中資金傲人，且交遊廣闊，三教九流皆有，做著古董古玩生意。

他手下極多，多是從人販子手中買來小小孩童，為了讓他們聽話，定時餵毒不說，一旦訓練達不到要求，不是餓上幾天這般簡單，而是不給解藥，任其毒發身亡，因此能留下來且安然長大的，都是其中菁英。

水滸城是出名的黑市，龍蛇雜處，而人一多就容易鬧事，但地方官沒膽量管，衙役也打不贏那些鬧事的滋事分子，倒是江霽的手下有能耐制伏，因而老百姓們明知江霽那些手下是怎麼養成，對江霽卻不反感，反而視他為這裡的地下知府、土皇帝。

因他過人手腕，水滸城的繁榮倒是不輸天子腳下的京城。

大街上，人車熙來攘往，夏日陽光熾烈，一名少女走在路上，後面還跟著一個清秀小廝及一個圓臉丫鬟，兩人手裡都拿著一只寬大竹籃。

店家或老百姓一看到少女，眼睛一亮，有的跟她點頭，有的向她彎腰示意，有的遞了東西或小碎銀給她。

少女均點頭微笑，身後小廝跟丫鬟則快一步接過他們的東西，放在竹籃裡。

少女一頭長髮束起，簡單地繫上藍色絲帶，身著一襲淡藍束袖長衣，腳蹬長靴，腰上除了兩只荷包、一條長鞭，還掛有一把精緻插銷的小刀，再無其他飾品，但那張巴掌臉極為精緻，膚若凝脂。

「她是誰？怎麼大家爭相討好？」有路人好奇發出疑問。

聞者皆笑，知道這人肯定是才來水滸城沒多久或是剛抵達的。

「那是江爺身邊的大紅人。」一名中年男子就說。

會跑到邊境城市的人，多是想來賣貨或撈貨，因而都做過功課，知道「江爺」指的就是這裡的老大江霽，一個殘酷冷血、年約六旬的精明老人，而這少女看來不過十四、五歲。

「一個乳臭未乾的少女？」路人擺明了不信。

那名中年男子瞪他一眼，「江爺雖狠毒冷血，對下人嚴厲，卻是將她捧在手掌心。」瞧男子仍一臉難以置信，那中年男子一股腦地說江霽對童依瑾可是比親女兒還疼，又道，童依瑾本來是要被人販子賣到青樓，但女孩機靈地秀了一手，能鑑識古董、仿畫，後來江霽就帶在身邊親自教導，算算時間，都十多年了，如今她吃穿用度可比親生的都要好。

路人嗤之以鼻，十多年，當年這姑娘才幾歲？唬誰呢！

「真的，童姑娘說了，從她有記憶開始就天天作夢，夢裡有個女神仙教她，連名字都是女神仙取的。那時的她還是個衣不蔽體的小乞丐，個性溜，說話更溜，才四、五歲，能識字、寫字，畫畫也行。我們一開始也覺得不可思議，但這些年看下來，她可真沒騙人，尤其那一手仿畫簡直神了，真假難辨。」

「真那麼厲害？」路人還是一臉懷疑。

一再被質疑，中年男子火大了，「不信？那你就隨便抓個人問，看是不是這樣。而且在她身邊當差的，都說她是世上最好的主子，明理又善良，從不打罵。」兩人對話聲音不高不低，街角被人販關在鐵籠裡的男子正好聽得一清二楚，事實上，類似的話，他在這裡幾天，就聽了幾回。

一如過往，他希冀的目光落在不遠處的少女身上，他刻意甩動身上鍊條，弄得鏗鏘作響，希望引起少女的注意，但少女仍是頭也不回地走了。

此時，人販子氣沖沖地走近他，吼了句，「鬧什麼鬧，白長了那張俊臉！」

何三兇狠的往鐵籠裡朝男子抽一鞭，「啪」的一聲，男子悶哼一聲，手臂又多一道血痕，他渾身痛得發抖，泛著淚光的跟眸卻是空洞。

見狀，相貌粗獷的何三大為光火，原本看這小子長得俊，以為能賣出好價錢，沒想到看走眼了，那雙狹長鳳眼是好看，但再看一眼就發現不對勁，呆滯無神，不知道的還以為他是瞎子、呆子。

最慘的是，他還像個女人，朝他咆哮一聲就全身顫抖，怯懦得說不出話，火大拿鞭子抽他幾下，硬逼他說話，才發現他竟有嚴重口吃。

「難怪你會被你家主子發賣，這種奴才見一次晦氣一次，不賣出去還等著過年嗎？呸！」何三吐了口痰，又氣呼呼地踹了鐵籠子一腳。

朱禮堯渾身顫抖得更甚，將頭垂得低低的，拉雜的髮絲遮了半張臉，也遮住他出色的臉龐。

何三罵咧咧地又抽他一鞭才轉身走人，再次回到架高的臺子上吆喝，「快來看啊，新到貨，客官們往這裡看，要美的、俊的、小的都有啊。」

何三沿街放置的鐵籠共有七個，賣相佳的放在第一個，次佳的在第二個，依此類推。

朱禮堯雖然努力偽裝成一個嚴重口吃的傻子，但何三還是想賭賭他那張出色的臉，因此，一開始便將他放在第一個籠子，但挑貨的人又不是瞎子，連話都說不好的人能幹麼？長得再好看，一雙無神眼睛也破壞美感，不意外的，幾日過後，他落到最後一個籠子，若再賣不出去，人販子就會以半買半送的方式將他往小信館送。

朱禮堯黑眸微閃，思索著下一步。

他抿緊薄唇，想到另一件更棘手的事，何三為了讓他們聽話，不敢向他人求救，每兩天就餵他們一次毒藥，那毒不會讓人馬上死去，但人販子為了讓他們害怕，不敢動念逃亡，不惜犧牲一個貨品，讓他們看看毒發時垂死掙扎的模樣。

那是名二十多歲的男子，他痛苦哀號著向人販子跪地求死，未果，一次又一次的將自己往牆上猛撞，至頭破血流，嚥下最後一口氣。

那生生撞死自己的猙獰哭吼，讓其他待價而沽的人臉色青白交接，有人吐了、哭了，再來的日子，眾人認命了，一個指令一個動作，顯然已失去了求生的希望。但朱禮堯不允許自己就這麼認命。

從白日到黑夜，這個城市沒有一刻是安靜的，入夜後依舊燈火通明，有些攤位、店家關了門，但更多店鋪開張做生意，人潮洶湧不斷，一樣喧囂熱鬧。

關在鐵籠裡的男女老少也終於等來一天中唯一的一餐，一塊乾餈餈及一碗水。朱禮堯只喝水，忍著饑餓，將那塊乾餈餈藏在胸口，打算在明天為自己拚搏一次。

夜深了，轉眼又天明，吵嚷喧囂依舊，朱禮堯繃著神經，等待著某人到來。

時間緩慢流逝，過了許久、許久，驀地，一陣騾動聲傳來，他眼睛也驀地一亮。透過刻意垂落遮眼的髮絲，他再次看到水滸城的大紅人，少女的打扮與昨日差異不大，只是換了玄色髮帶及衣裙，那雙靈動明眸依然熠熠發亮。

店家及老百姓都圍上前去，有幾人更是溜鬚拍馬，開口盡是奉承，將一些吃的、用的往她身後隨行的丫鬟、小廝手裡送。

他待在人籠多日，也聽到了不少關於她的事情，在這裡生活，一旦碰上什麼棘手事，藉由童依瑾往江爺那裡說上一說，十有八九都能解決，而且她最好說話，不像江霽的其他手下，貪得無厭，耍錢、耍女人才肯幫點忙。

若說江霽是水滸城的老大，童依瑾就是最善良的仙女或俠女。

好玩的是，童依瑾曾公開表示，她的個性離仙女其實很遙遠，但當俠女很可以。朱禮堯低頭透過髮絲間隙看著她，一手抓著乾餈餈，屏息等待著她經過，驀地，一個女人刺耳的尖銳笑聲響起——

「這個男人拉出來給我看看。」

這聲音引起附近的人的注意，看見說話的人是誰後，紛紛指指點點起來——

「這個好色的男人婆怎麼又回來了，不是離開了？」

「可憐！落入她手的男人哪個不是體無完膚，橫著被抬出來的。」

「杜婆娘就是個變態，以折磨男人為樂，還要折磨到死才肯歇手。」

「也不知道跑去哪裡禍害人，怎麼又回來了？被她看上真倒楣。」

「反正這裡從來不缺『貨源』，她又不傻，怎麼不回來。」

朱禮堯也聽到了眾人的談論聲，但他無暇他顧，眼見對街那英氣勃發的少女正要走過，他立刻將手伸出鐵籠，將硬餈餈用力朝她扔過去，然而那硬得像石頭的餈餈卻落在街道中央，淹沒在車陣中。

接著，他就發現不少人的目光落到他身上，甫納悶，一道影子便落在身前，正巧為他遮蔽刺眼陽光。

鐵籠前方站著一個徐娘半老的三十多歲女子，三角眼、塌鼻，還有一張塗得豔紅的唇，眸中含笑的上下打量他。

「何三，就這個，快點。」

杜三娘看著何三將那渾身顫抖的年輕男子扯出鐵籠，再拖行到一旁的臺上，刻薄臉上的笑意更深，三角眼更見淫意，還吞嚥了口口水。

見狀，朱禮堯不由得抿緊了薄唇。

「何三，把他臉擦一擦，讓老娘看清楚點。」她著急地說。

生意上門，何三笑咪咪的拿了乾淨毛巾粗魯的猛擦幾下。

「行了，老娘要了！」

杜三娘過於興奮的尖銳笑聲在吵嚷人聲中突兀地襲入眾人耳膜，將周遭眾人的目光吸了過去，也成功地吸引了對街的人，包括被一群老百姓箠擁著前行的童依瑾，都下意識地將目光落到人販子那邊。

架起木臺上，一名衣著破爛的男子正跪坐著，粗獷高大的何三粗暴的揪著男子束髮，迫得他不得不仰頭對人，露出那張被擦乾淨的臉龐。

「哇，這男人長得真好看。」

「前幾天就看到了，但以為是瞎子，眼睛都不轉的，我有印象啊。」

眾人議論紛紛，此起彼落。

「姑娘，是杜三娘，她又要害人了！」丫鬟小芷氣呼呼的大叫。

「真的是她，她回來了。」小廝寧晏也皺起眉頭。

兩人齊齊看著對街被杜三娘東摸西摸的男子，火氣更大了，當然，他們對人販頭子何三也很厭惡，因為他們也曾是被他手下拐賣的販售商品。

童依瑾的臉色也不好看，這古代，至少在水滸城是沒有人權，地方政府只是裝飾用，真的能立規矩的是黑市老大江霽。

她是小蘿莉時，人微言輕，可就算現在成為了江霽左右手，她仍是心有餘而力不足，她的人權論在江霽耳中就是個天大笑話。

何三的貨源來自四面八方，她就算想買也買不完，只能選擇眼不見為淨，尋常上街便儘可能地不往人販子的方向看。

不過，這些人若是賣給人家當苦力或丫鬟，至少還活著，可落入杜三娘手裡，那就必死無疑咯。

杜三娘是性虐高手，喜歡在床上將男人凌虐到體無完膚，不死不休，明明自己都已懲治過她了，沒想到她還是死性不改。

童依瑾抿緊粉唇，眼睛再次落到男子臉上，忽地眉頭一皺，總覺得似曾相識。

她再次打量，就見杜三娘扯動男子戴著鐐銬的手，道：「這手更好，真好摸啊，哈哈。」

男子試著甩開杜三娘輕浮的魔爪，抽口扯落，右手腕內側一個紅色月牙胎記頓時映入童依瑾的眼中。

瞬間，一張小了幾號的俊俏臉龐同時劃過腦海，童依瑾眼睛條地瞪大，好啊，原來是每每想起就氣得她牙癢癢，在心裡詛咒千萬遍的小騙子！

她咬咬牙，三步併作兩步的穿過對街，小芷跟寧晏一愣，連忙追過去。

此時，臺上的何三突然火冒三丈的咆哮出聲，「裝，真能裝！老子還真讓你給騙到了！」說著，他恨恨踹出一腳，朱禮堯痛得眉頭一皺。

何三又想踹第二腳，但杜三娘怎麼可能再讓他得逞，動手出掌，她也是武林中人，這一掌讓何三抱著肚子跌坐一旁，痛得直喘氣。

「這是老娘的人，誰准你傷他！」她色眯眯的伸手撫摸朱禮堯俊俏的臉龐。

朱禮堯真的想吐血了，剛才他怎麼也沒想到，光天化日之下，她一個徐娘半老的婦人就往他的胯下抓，他震驚之餘，多日的偽裝自然也跟著破功。

他嫌惡地想避開那如蛇般的手，卻引來杜三娘更愉快的笑聲，「哈哈，好，真好。」

杜三娘的右手捨不得離開他出色的容顏，一邊放肆的撫摸，左手則興奮的要掏銀子。

眾人皆知，最後的人籠子是販子的人販子的滯銷品，不需出價，定價三兩，這也是何三氣急敗壞的要狠踹朱禮堯幾腳的主因。

穿街跑過來的童依瑾眼見杜三娘的色爪一路往男子的喉結摸下去，再往衣襟裡鑽，受不了的揚高音調，「這男人我要了！」

「哪個想死的敢搶我杜三娘的男人，是嫌命太長嗎！」

眼中只有美男的杜三娘神情條地一冷，想也沒想的將手中的鞭子就往聲音來處抽去，「啪」的一聲，鞭子卻再也扯不回來，她猛一回頭，卻見鞭子被人一派輕鬆地抓在手裡，再抬頭，就見童依瑾澄澈如星的明眸正含笑看著自己。

她臉色丕變，「童、童姑娘……」

杜三娘在城裡也住了十多年，等於是看著童依瑾從一個小女娃慢慢蛻變成眼下的大姑娘，童依瑾不僅有一身好武功，連嘴皮子也無人能敵，得理不饒人，字字誅心又針針見血，而且只要能用拳頭解決的事，她絕不囉唆，直接動手。

水滸城的老百姓喊她是仙女或俠女，但在她手頭上吃過虧的人只覺得她像活閻王，該狠的時候比誰都狠。

杜三娘縱然再不甘心也不敢跟她搶人，她身後的人可是江霽。

朱禮堯暗暗吐口長氣，沒想到峰迴路轉，老天爺總算善待他一回，他直勾勾看著近看更見傾城的少女。

童依瑾微笑的看著杜三娘，「別說我欺侮妳老人家，這幾個月妳不在，但貨還是幫妳備著，妳去找夏傑就行。」

杜三娘臉色尷尬，「童姑娘，我不是說不用麻煩您了？」

「我這不是對妳好嗎？怕妳饑不擇食，亂找男人。」她嫣然一笑，身後的小芷跟寧晏卻忍俊不住的抖肩憋笑。

什麼叫對她好，夏傑那裡的貨，說白了，就是江爺私牢裡的死刑犯，皆是姦淫擄掠之徒。這座城市是黑市，也是犯罪者的天堂，有些壞人到這裡依然搶殺姦淫，



犯了江爺禁忌，私下抓了就進江家私牢慢慢刑罰。

那些淫犯不是老就是醜，杜三娘根本看不上眼，直言嫌棄，童依瑾卻大刺刺的說——

「燭火一熄滅，男人不都長一樣。」

杜三娘語塞，再次領教了童依瑾的毒舌，以後見了，能躲就躲，能不碰上就別碰上。

童依瑾沒再理她，而是冷冷的瞟了何三一眼。

何三以兇狠冷血出名，但遇到童依瑾也認慫，頭垂得低低的。

朱禮堯錯愕，何三有多兇殘他是知道的，沒想到在童依瑾面前卻像隻無害的小狗。童依瑾讓小芷付了三兩銀子。

看著掌心躺著三兩銀子，何三真心想吐血，但他能怎麼辦？咬咬牙，轉身叫另一名手下將朱禮堯的手鐐腳銬解了，再掏一瓶解藥給童依瑾。

這是水滸城一些見不得光的行業，拿來控制人的方法，像是人販子、妓院、小信館，還有江霽的淘寶樓，淘寶樓是拍賣場，也是專門訓練手下的場館，這些地方買下的人通常都不太聽話，只得用毒逼他們不得不聽話。

「難得喔，童姑娘買了男人。」

「那是極品貨，童姑娘的眼睛多利，仿得再真的假古董、古畫，都逃不過她的法眼，挑男人的品味怎會差！」

老百姓見狀，有驚訝也有見怪不怪的，但這絕對是個大消息。

童依瑾買男人了！

這個消息迅速在水滸城的大街小巷傳開，原因無他，這些年來，她也曾從何三手裡買人，但多是孩童，如今在她身後伺候的小芷跟寧晏便是，但她從未買過十多歲的年輕男子。

再者，江霽視她若親女，巴結奉承的人自然多，錢財有人雙手奉上，又打探到她自小就特別愛看俊俏的少年郎，便投其所好，搜集美少年送去伺候，但都被原封不動的送回，理由是，她年紀小，只喜歡看。

但她自己買了相貌出眾的男奴，不就是宣告她長大、想男人了？因此，不少有心人又蠢蠢欲動，派人出去搜集美男。

童依瑾也沒想到自己這一出手，會讓人起那麼多心思。

她住的宅院位於朱崔橋旁秦南巷的院落，取名「瑾園」，佔地極廣，不只有亭臺樓閣、假山造景，更有湖泊綠柳、九曲長廊和小橋，園中種植幾株青松翠柏，處處透著一股閒適。

童依瑾主僕一行直接回到主院立雪齋，寧晏則帶著一身破爛的朱禮堯往他屋子去。朱禮堯長相好，府裡奴僕，不管老的小的都看直了眼，就連男人婆的小芷也是看得臉紅紅，讓心儀她的寧晏很不爽。

因此，一進屋子，充滿危機意識的寧晏指揮另一名小廝在浴桶裡注滿水後，挑剔

的看著朱禮堯脫光後的身材，瘦歸瘦，還有不少道鞭傷，但那膚質白得刺眼。他不爽的撇撇嘴，宣示主權道：「寧哥哥我先跟你說，小芷是我未來的媳婦，你最好不要對她起什麼心思。還有啊，咱們姑娘是天底下最好的主子，你一定要好好做事，快洗，洗了上藥後，還要去見姑娘呢。」

朱禮堯點頭，他比較好奇的是何三及杜三娘對少女的態度，他看得出來寧晏是個話癆，開口便問。

寧晏眼睛陡地一亮，「你不知道吧？杜三娘對男人是怎麼凌虐致死怎麼來，姑娘說那叫性變態。姑娘心善，就想法子讓她去凌虐別人。」接著便將江家私牢的強姦犯供給杜三娘「無限享用」的事先說了。

再說到何三，當初童依瑾直接將他綁成粽子，嘴裡塞塊布，趁著夜色，將他拎到杜三娘的屋簷上，拿開瓦片，讓他全程目睹杜三娘怎麼凌虐男人到死，再告訴他，日後只要他敢再把貨賣給杜三娘，就會直接將他綁著送給杜三娘，讓他好好陪她玩。

那是三年前的事，那一夜過後，何三病了半個月，再來，明裡私下都不敢再賣貨給杜三娘。

「但好了傷疤忘了疼，時間一久，某人忘了，也可能心存僥倖，才有今天的事。」寧晏哼了一聲做了總結。

朱禮堯對未來命運更樂觀，如此聰敏女子，應該願意幫他。

三兩下洗淨自己，寧晏拿了藥，叫朱禮堯自己能擦的地方擦了，這背後，他勉強出手幫著，弄了好一會兒，穿妥衣服，寧晏就領著他往童依瑾住的立雪齋去。一路上，寧晏見丫鬟婆子一看到身旁打理好的朱禮堯，臉紅紅的都要邁不動腿，他真心不爽快，自己長相偏清秀，不似這新小廝即使一身布衣也透著一股過人氣質。

但這樣的男人，怎麼會落入人販子手中？

片刻之後，兩人進入陳設奢華的正廳，朱禮堯一眼就見到慵懶半躺在木榻上的童依瑾，她膚質剔透，一雙澄淨明眸望著窗外的天空，似陷入沉思之中。

「姑娘，他來了。」小芷輕聲提醒。

童依瑾回過神，這才坐直身子，細細打量他，也不知道被人販子抓了多久，偏瘦、氣色不好，卻讓他生出一種病態美，妥妥的一朵花美男啊。

認真再看，他的五官與幼時並無太多變化，身高超出一百八，在她那個時代，絕對是男神來著，可惜了，就是一個不守承諾的小騙子！

當年，在人販子眼中，他演了一齣完美的密室逃脫，人販子氣得頻爆粗口。

他們雖然沒有懷疑她，可對她的優待卻從此消失，她被綁住手腳，不再有另外餵食或走動機會，上船後，更因為幾個孩童暈船嘔吐，他們索性餵了迷藥，那種睡得不知天黑白晝的日子太可怕了。

人販子最後將她帶到一家青樓，一個濃妝豔抹的老鴿對她品頭論足，還檢查她的牙齒，冷冰冰的雙手摸光她小小身板。

她知道決定命運的時刻到了，她得讓人販子相信她的價值絕對不止老鴿開出的五

兩，於是在那間屋裡，什麼是贗品，哪個又是真貨，她娓娓道來，震驚了一幫子人。

接著，她又人在販子要求下唸了一段詩，再寫字，誑了一段謊，說這都是夢裡一個女神仙教的，人販子還真信了，畢竟在外人看來，她就是個矮不隆咚的小乞丐，哪裡懂這些呢。

事後，人販子帶著她來到水滸城，這裡什麼都能買，什麼都能賣，她看到有人會縮骨，藏身於不到一見方小箱子，也有人天賦異稟，能吸鐵器、吞吃鐵釘及玻璃。這些奇人價格都好，買下後，被當成禮物送到一些權貴府中，宴會時表演充當娛樂。

而她，原本也要上臺競價標售，但在看到一個古董要上場競標時，她直指那是仿冒品，幸運的入了江霽的眼，她便努力推銷自己有仿畫技能。

江霽讓她展示，但她太小了，小胳膊要仿畫，力道不足，但仍看得出她的確有兩把刷子。

江霽這才真的收下她，他讓她學功夫，那是一段悲苦歲月，每日都要蹲馬步、打樁、提重物練臂力、腳綁沙袋，但一切都值得的，如今她也算是武功高手，可每一次咬牙苦練時，她就會想到小騙子畫的大餅。

她以為她可以混吃等死的當米蟲，結果呢？氣得他詛咒他成為食言而肥的大胖子。幸好，今日證實了地球果然是圓的，他不就落入她的手掌心了！

一想到這，她不禁摸了摸自己的臉，心道：她容顏也沒有太大改變，瞧他樣子就是沒認出她，可見當年就是空口說白話！她忍不住從鼻子裡哼出一個音。

小芷跟寧晏互視一眼，主子明明看得目不轉睛，怎麼突然就哼了一聲？小芷不懂，要她一整天看眼前這張俊美無儔的臉也沒問題。

朱禮堯只覺困惑，他從沒見過一個人的臉上在那麼短的時間裡有那麼多的表情變化，一會兒皺眉，一會兒嘆氣，一會兒又氣得牙癢癢的。

他想了想，「朱某謝姑娘救命之恩。」說著，拱手行了一禮。

朱某是吧？她挑眉一笑，「別謝！我買下你是放在身邊伺候的，本姑娘先給你賜個名，日後好叫人，嗯，就叫小朱子好了。」

寧晏聽得一愣，而活潑的小芷立刻「噗哧」一聲笑出來，「姑娘，這聽來不男不女，像在叫太監。」

沒錯，就是故意的，這才連問他名字都省了，叫一次小朱子出一次氣，沒叫他小豬崽已是手下留情。

然而堂堂男子怎麼能被如此稱謂，朱禮堯濃眉一皺，挺直身子道：「朱某不願意，朱某會落入人販手中實乃一言難盡，若姑娘肯放我走，我可以付妳上百倍酬勞，不，只要妳開出的任何條件，我都能滿足。皇天在上，朱某絕不食言。」

這番話狂妄至極，但小芷、寧晏都不覺得他是在開玩笑，光他那臉蛋及渾然天成的尊貴氣場，在在都指出他出身富貴人家。

絕不食言？童依瑾站起身，從容地走到他身前，卻不禁愣了愣，她居然只到他的胸前？這少了點氣勢啊……

於是她馬上又回到榻上，抬起下顎，不屑道：「你這話本姑娘聽多了，買回來的奴才全都誑稱自己多有身分，最後都騙人。」

口說無憑，朱禮堯也明白，便道：「姑娘可派人跟著我回去，我已失聯月餘，家人擔心，聽聞姑娘良善……」

「良善又如何？我買下你，你就是我的奴才。」她直接打斷他的話。

竟敢又來誑她！當時年紀小，內在靈魂可不小，是誰承諾會救她、視她為家人？畫了個超級夢幻大餅給她，然後呢？呸，她要再被他騙一次，她就是個白癡！朱禮堯對她的信任感還不足以暴露自己的真實身分，畢竟這裡是著名黑市，惡名昭彰的江霽是土皇帝，萬一得知他的身分，誰知道他會對朱家開出什麼條件？他不能冒險，但不說明身分，她又怎麼肯幫他？

思忖再三，他有了決定，「我現在就告訴妳我的身分，請姑娘屏退其他人等。」眼下，他只能賭她是真正的好人。

他話一出口，童依瑾瞬間就笑了，她慵懶起身，再次走到他身前，抬手拍拍他肩膀，「小朱子，本姑娘對你的身分還真是一點興趣都沒有，既然那麼不好說，你就別透露，好好幹活就好。」

「沒錯，誰想知道你是誰啊。」小芷沒好氣的說。

寧晏也不舒服，說什麼天大的事他跟小芷還得避開，他誰啊？

童依瑾看著不悅的小芷跟寧晏，嘴角一勾，轉身走回榻上，「城裡買人的老規矩，你們別忘了定時餵小朱子毒藥。」

被點名的兩人頓時一愣，詫異對視，又齊齊看向臉色丕變的朱禮堯，姑娘買回來的奴僕從沒餵毒，怎麼因他破例？

朱禮堯本以為有個良主，可以掙個自盡身，沒想到還要被繼續餵毒，神情瞬間一冷，「看來外傳姑娘良善，名不副實。」

小芷一聽這話就怒了，上前一步，叉腰道：「你怎麼說話的？敢對姑娘……」

「沒事。」童依瑾揮揮手，小芷噘起紅唇，閉上嘴巴，後退一步。

童依瑾知道他不滿，但她比他更不滿，「寧晏，帶小朱子下去熟悉環境，明天就讓他幹活，」頓了一下，想到他身上還有鞭傷，「算了，就讓他先跟著你。」

跟著他？那不就是在姑娘跟前伺候，這是別人等都等不到的肥差，既是如此看重，姑娘怎麼又要餵毒？寧晏覺得自己的腦袋有些不夠用。

小芷也不懂姑娘的安排，便皺著眉頭想，會放在眼前，自然是姑娘愛看帥哥，那特別餵毒是怕他跑了？這般一想，小芷就覺得自己猜對了，隨即就小聲說給寧晏聽。

寧晏恍然大悟，姑娘說過帥哥就是長得好看的男子，是補眼睛的天然營品。

這論調，他們其實是有聽沒有懂，不過他們打從心底認為，姑娘說的永遠都是對的！